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論人在生产中的作用

1/152

全世界無产者，联合起来！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論人在生产中的作用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論人在生产中的作用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著作編譯局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张 $1\frac{1}{4}$ · 字数 27,000

1958 年 11 月第 1 版

195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00 定价(四) 0.13 元

统一书号 1001·398

出版者說明

本書材料以作者写作或第一次发表时间先后为序、并按問題分类編排，以便查閱。材料来源大多是現在已有的中文譯本，只有少数是直接從俄文本翻譯过来的。所有引文，除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翻譯出版的以外，都根据俄文版本重新作了校改。

目 录

- 一、人是生产力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1
- 二、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革命主观能动性…………… 7
- 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发挥人的革命主观能动性…………… 25

一 人是生产力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发展以世上人们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这些交往所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并使物质生产在科学帮助下变为对自然力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在创造着新世界的这些物质条件，正如地震变革创造了地球的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已掌握资产阶级时代的成就，已掌握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使其服从于那些最先进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象那个只愿用被杀死者的头颅来喝饮酒浆的可憎的异教神象。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1853年7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335页。

只有一个按计划生产和按计划分配的自觉性的社会生产的组织，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提升到其余动物之上，正如生产一般地已在单纯生物学方面提升人们一样。历史的发展使这种组织日益成为必要，也日益成为可能。从这个组织起将开始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们自身及其活动的一切部门，包括自然科学在内，将获得非常巨大的进步，以致使得至今所作出的一切都黯然失色。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1875—1876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卷，第75页。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那么商品生产以及生产产品对于生产者的统治就将被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就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了。个人的生存斗争停止了。这时候，人——在某种意义上是最后地——才脱离了动物界并且从畜牲似的生存条件转到真正的人的生存条件。一切环绕着人们并且直到现在支配了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了。人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真正的和自觉的主人翁，因为他们成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的主人翁。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它直到现在还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与人们相对立——将被人们十分内行地运用了，因之也将服从于人们的支配了。人们的社会生存，直到现在，作为自然和历史所强加于他们头上的事物，而和人们相对立，现在变成了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直到现在统治于历史之上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才受到人们自己的控制。只有从这时起，人们才开始充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这时候，他们所推动着的那些社会原因，才将以极大的和日益增加的程度，给予他们以其所希望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的王国进于自由的王国的飞跃。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7—1878年），1956年
人民出版社版，第298—299页。

当社会掌握全部生产资料，使之可以根据社会的计划来运用它们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现存的私有生产资料对于人的奴役。自然，社会如不把每个人解放，它自己也是不能得到解放的。所以旧的生产方式，应该彻底地被改变，特别是旧的分工应该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它使得一方面谁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供给每人以全面发展并运用自己一切体力智力的可能，它（生产劳动。——译者）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是

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从一种重負，变成成为一种快乐。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7—1878年），
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10頁。

社会的力量，正如自然的力量一样，在未被我們認識和重視以前，发生着盲目的、强制的、破坏的作用。可是一經我們認識了它，研究了它的作用、方向及影响，那时就完全听憑我們来使它更多地服从于我們的意志，并且利用它来达到我們的目的。这点特别适用于現代的强大的生产力。當我們执拗地拒絕理解它的本性与特質之时，——而資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拥护者，是拒絕这种理解的，——生产力总是象我們在上面所詳細指明了的，违背我們，反对我們而行动，把我們置于它的統治之下。可是，一旦理解了它的本性，它就可能在集体生产者的手中，从惡魔似的統治者，变成順从的奴僕。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7—1878年），
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93頁。

无产階級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階級夺取社会权力，并且运用这个权力把脫出資产階級掌握的社会生产資料轉归全社会所有。这样，它就使生产資料摆脱它們先前作为資本所具有的全部屬性，而使它們的社会本性能够充分地自由发展。从这时起，依照預先規定的計劃来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階級的繼續存在成为不合时代的現象。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逝，国家的政治威权也将消亡。人既已終于成了自己社会生存的主人，因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1877年），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 1955年莫斯科中
文版第2卷，第154頁。

生产是在极狹隘的範圍内进行着，但产品完全受生产者支

配。这是野蛮期生产的巨大优越性，它随着文明的出現便丧失了。下代人們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一优越性夺回来，但已必須是以今日人类所获得的对自然的强大統治以及今日已有可能的自由結合作为基础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6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卷，第264頁。

在一个經濟遭到破坏的国家里，第一个任务就是拯救劳动者。全人类的第一个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如果他們能活下去，我們就能拯救一切，恢复一切。

列宁：“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5月6—19日），“列宁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9卷，第327頁。

把領袖看做唯一的历史創造者，而不把工人和农民放在眼里的时代已經过去了。現在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不仅仅是由領袖决定的，而首先和主要是由千百万劳动群众决定的。工人和农民不声不响地建設工厂、矿井、铁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場，創造一切生活資料，供給全世界以衣食，——这才是真正的英雄和新生活的創造者。

斯大林：“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說”（1933年2月19日），“斯大林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3卷，第228頁。

生产工具的发展和改善是由参加生产的人們所实现，而不是与人們无关的，所以，由于生产工具的变更和发展，人們，即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也随着变更和发展，他們的生產經驗，劳动技能以及运用生产工具的本領，也随着变更和发展。

斯大林：“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問題”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711頁。

这就是說，社会发展史首先便是生产发展史，是数千百年来新陈代谢的生产方式发展史，是生产力和人們生产关系发展史。

由此可見，社会发展史同时也就是物質財富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即身为生产过程中基本力量并实现着社会生存所必需的物質財富生产的劳动群众的历史。

由此可見，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便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結为帝王将相的行动，归結为国家“侵略者”和“征服者”的行动，而是首先应当研究物質財富生产者的历史，劳动群众的历史，各国人民的历史。

斯大林：“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1938年9月)，“列宁主义問題”1955年
人民出版社版，第709頁。

这是不是說，例如，自然法則发生作用的结果、即自然力发生作用的结果是根本无法避免的，自然力的破坏作用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以自发的、无可抑制的、不受人們影响的力量而出現的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当然，在天文、地質及其他某些类似的过程中，人們即使已經認識了它們的发展法則，也确实无力去影响它們。如果把这些过程除外，那末在其他許多場合下，就可能影响自然过程这点來說，人們决不是无能为力的。在一切这样的場合下，人們如果認識了自然法則，估計到它們，依靠着它們，善于应用和利用它們，便能限制它們发生作用的范围，把自然的破坏力引导到另一方向，使自然的破坏力轉而为社会造福。

我們且从許許多多的例子中举出一个来看。在上古时代，江河泛滥，洪水橫流以及由此引起的房屋和庄稼的毀灭，曾認为是人們无法避免的灾害。可是后来随着人类知識的发展，当人們学会了修筑堤壩和水电站的时候，就能使社会防止在从前看来是无法防止的水灾。不但如此，人們还学会了制止自然的破坏力，可以說

是学会了駕馭它們，使水力轉而為社會造福，利用水來灌溉田地，取得動力。

斯大林：“對於與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討論會有關的經濟問題的意見”（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八日），“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頁。

二 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 革命主观能动性

馬克思說：革命是历史的火車頭。革命是被压迫者与被剝削者的节日。人民群众任何时候都不象革命时期这样，能够以新社会制度的积极創造者的姿态出現。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創造奇迹，如果从庸俗的漸進論的狹隘角度来看，这是不可思議的。但是，在这样的時候，也必須使革命政党的領導者更广泛更大胆地提出自己的任务，使他們的口号始終能够激发群众的革命自动性，成为他們的灯塔，把我們的民主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的伟大和光彩充分表現出来，把达到完全的、絕对的、彻底的胜利的最近最直的道路规划出来。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1905年），參見“列宁文选”两卷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654頁。

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竞赛，反而破天荒第一次造成真正广泛地、真正大規模地运用竞赛的可能，吸引真正大多数劳动者参加工作，使他們能够在这种工作中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本領、發揮天才。天才在人民中間是取之不尽的，可是資本主义把这种天才成千上万以至成百万地摧殘、压抑和窒息了。

現在当社会主义政府执政时，我們的任务就是要組織竞赛。

列宁：“怎样組織竞赛？”（1918年1月7—10日），參見“列宁文选”两卷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305頁。

只是現在才广泛地、真正大規模地創造了表現进取心、組織競賽和發揮大胆首創精神的可能。每个赶走了資本家或至少是实行了真正的工人監督借以約束資本家的工厂，每个赶走了地主剝削者并剝夺了他們的土地的农村，現在而且只有現在才成为劳动者的活动場所：在这里劳动者可以表現自己的才能，可以稍微挺一挺身，可以揚眉吐气，可以感到自己是人了。他們千百年来都是为別人劳动，被迫为剝削者做工，現在第一次有可能为自己工作，而且是利用一切最新技术和文化的成果来工作。

列宁：“怎样組織競賽？”（1918年1月7—10日），
參見“列宁文选”两卷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
第2卷，第306頁。

过渡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統計与監督，只能由群众来实行。只有工农群众自觉自願和誠誠懇懇地、以滿腔革命热情合作对富人、騙子、懶汉和流氓实行統計与監督，才能清除这些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残余，清除这些人类的渣滓，清除这些无可救藥的、腐朽的、坏死的部分，清除这些由资本主义留給社会主义的遺產——传染病、瘟疫和潰瘍。

列宁：“怎样組織競賽？”（1918年1月7—10日），
參見“列宁文选”两卷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
第2卷，第309頁。

……天才的組織家在农民和工人階級中間是很多的，他們刚开始認識自己，觉醒过来，投入生动的、創造性的和伟大的工作，独立地从事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設。

現在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也許是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尽量广泛地發揚工人以及一切被剝削劳动者在創造性的組織工作中所表現的这种獨創精神。無論如何要打破这样一种荒謬的、野蛮的、卑鄙齷齪的陈腐偏見，似乎只有所謂“上层階級”，只有富人或者富有者階級中受过教育的人，才能管理国家和領導社会主义社会的有

組織的建設。

這是偏見。這種偏見受到了陳腐的慣例、守舊心理、奴才習氣，尤其是資本家卑鄙的自私自利觀點的支持。資本家所關心的是怎樣借管理來掠奪，怎樣為掠奪而管理。不，工人們一分鐘也不會忘記自己需要知識的力量。工人們在追求知識方面表現出非常大的熱情，而且正是在現在表現出來，這就證明無產階級在這方面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錯誤。凡是有文化、有識別人的本領、有實際經驗的普通工人和農民都能夠勝任組織家的工作。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傲慢的蔑視態度所談到的“老百姓”中就有很多這樣的人。這樣的天才在工人階級和農民中間是無窮無盡的。

工人和農民還有些“胆怯”，對於自己現在是統治階級這一點還不習慣，還不夠堅決。革命不可能一下子在一生受飢餓和貧困逼迫而不得不在棍棒下工作的千百萬人中間培養出這些品質來。但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力量，它的生命力，它之所以不可戰勝，正是由於它發揚了這些品質，衝破了一切舊的障礙，摧毀了腐朽的桎梏，把勞動者引上了獨立創造新生活的道路。

列寧：“怎樣組織競賽？”（1918年1月7—10日），
參見“列寧文選”兩卷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
第2卷，第307—308頁。

工人和農民還有些“胆怯”，他們應當克服這種毛病，他們一定會克服這種毛病。缺少有學識的人、知識分子、專家的意見和指示是不行的。任何一個頭腦比較清醒的工人和農民對於這一點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我們的知識分子決不能抱怨工農對他們注意得不够，對他們缺少同志式的尊敬。但是意見和指示是一回事，組織實際的統計和監督又是一回事。知識分子往往能夠提出極好的意見和指示，可是到了要實行這些意見和指示，要實際地監督怎樣把言論變成行動時，他們就顯得“笨手笨腳”，無能為力了，這種情況簡

直达到了可笑、荒謬和可耻的地步。

由此可見，如果没有来自“老百姓”即工人和劳动农民的实践家組織家的帮助，没有这些人的领导作用，事情是绝对办不好的。“万事皆人为”，工人和农民应当把这个真理牢记在心。

列宁：“怎样組織竞赛？”（1918年1月7—10日），
参见“列宁文选”两卷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
第2卷，第311頁。

当然，劳动者没有管理經驗，但是这吓不倒我們。在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面前，出现了已經归全民所有的国家，而无产阶级将会按照社会主义原則来組織新的生产和消費。从前，人类全部智慧、全部天才的創造活动，都仅仅是为了使一部分人享受技术和文化的全部福利，而使另一部人失去最必需的东西——教育和发展。而現在，技术的一切奇迹，文化的一切成就都成为全民所有的了，从今以后，人类的智慧和天才永远不再会变为暴力的工具和剝削的工具了。我們懂得这一点，——而为了这个最伟大的历史任务，难道不值得努力，不值得献出全部力量嗎？劳动者是一定能完成这个巨大的历史任务的，因为在他們中間蘊藏着革命、复兴和更新的伟大力量。

列宁：“第三屆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維埃代表大会閉幕詞”
（1918年1月10—18日），“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
26卷，第436—437頁。

在每个公社內，劳动者的自我紀律的加强，他們同做领导工作的专家們（虽然他們出身于资产阶级知識分子）合作的本領，以及他們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节省人力方面、在防止产品遭受盜窃（現在我們正遭受駭人听聞的盜窃）方面所获得的实际成就，——所有这些都应当成为我們苏維埃报刊的主要內容。采取这个办法，我們就能够做到而且应当做到使模范首先成为道义上的力量，然后

成为在新的苏维埃俄国强制推行劳动组织的榜样。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1918年3月28日），“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7卷，第177页。

当然，新的社会阶级，以前一直受压迫的、被贫困与愚昧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阶级，要能够掌握新的形势，认清环境，搞好自己的工作，锻炼出自己的组织者，这不是几个星期的事情，而是长年累月的事情。当然，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过去在从事大规模的，预计要包括千百万公民的组织事业方面是不可能积累一套经验和技能的，而要把旧的，差不多纯系鼓动家的技能改造过来，这是一件很长期的事情。可是这里并没有什么绝不可能的事情。既然我们明白知道必须转变，并有实现这种转变的坚定的决心，有达到这个伟大而困难的目的的毅力，——那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这个转变。“老百姓”中，即工人和不剥削别人劳动的农民群众中，有极多的天才组织者；资本把这样的天才组织者成千地摧残、毁灭和抛弃，而我们呢，却还不善于去发现他们，鼓舞他们，扶持他们，提拔他们。可是，如果我们能以全部的革命热忱——没有这种革命热忱，便不会有胜利的革命——学习这种工作，那我们就一定会学会这种工作。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3—4月），参见“列宁文选”两卷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392页。

红军已经建立了空前巩固的纪律，它不是用棍棒建立起来的，而是依靠工人和农民的觉悟、忠诚和自我牺牲精神建立起来的。

所以，要使劳动人民永远摆脱地主资本家的压迫，要使地主资本家的政权永远不能复辟，就必须建立一支伟大的劳动红军。这支劳动红军只要有了劳动纪律，就将是不可战胜的。工人和农民应当证明，而且他们一定会证明：他们在不要地主并反对地主、不要资本家并反对资本家的情况下，自己会正确分配劳动，树立起为

共同利益而劳动的严密的纪律和忠诚老实的态度。

劳动纪律，高涨的劳动热情，自我牺牲的决心，紧密的工农联盟，这就是使劳动人民永远摆脱地主资本家的压迫的东西。

列宁：“怎样使劳动人民永远摆脱地主资本家的压迫”（1919年3月），“列宁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9卷，第220页。

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出来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以异常宝贵，因为它是共产主义的实际开端，而这是极稀罕的，因为我们现时所处的阶段，“只是实行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第一步”（如我们党纲中完全正确地所说的那样）。

普通工人起来克服极大的困难，奋不顾身地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设法保护每一普特粮食、煤、铁及其他产品，这些产品不归劳动者本人及其“近亲”所有，而归他们的“远亲”即归全社会所有，归起初联合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联合为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千百万人所有，——这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开始。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9卷，第388—389页。

“工作的用劲和齐心是空前未有的。当工人、事务员、管理局人员毫不吵闹地把着40普特重的客运机车轮箍，象酷爱劳动的蚂蚁似的，把它滚往目的地的时候，心中油然而产生了一种出自集体劳动的强烈的愉快感觉，并坚定了工人阶级必胜的信心。世界上的掠夺者扼杀不了胜利的工人，国内的怠工者也盼不到高尔察克。

工作完结时，在场的人都亲眼看到一种空前未有的情景：一百多个身子疲乏但眼睛里放射出愉快光芒的共产党员，唱起庄严的国际歌来庆祝事业的成功，仿佛胜利的歌声的浪潮越过墙壁涌向工人的莫斯科，仿佛石头激起的水波荡向工人的俄罗斯，摇晃着疲